

川剧第80輯

广寒圖

重庆人民出版社



內 容 簡 介

元末，定遠縣惡霸焦廷，欲強娶郭光卿之女玉英不得，遂買通縣官馬盈，誣光卿販賣私鹽，派差拘捕。光卿聞風逃離定遠，加入紅巾起義；並將玉英寄于未婚女婿湯和家中。事為焦廷所知，再度勾結馬盈，以“窩藏叛逆之女”為借口，捕玉英及湯和之母入獄。馬盈有女名翠英，聰明正直，頗明大義，力勸乃父不可貪賄欺人。馬盈不聽，竟將玉英斷與焦家任憑為妾為婢。湯和知玉英被害，報信與光卿。光卿帶領人馬，來攻定遠。焦廷聞義軍臨境，大驚。但却企圖估逼玉英拜堂成親，以為“生米已成熟飯”使光卿不便殺其“女婿”。此時馬盈知義軍兵臨城下，恐懼萬分，只得听翠英勸告，救了玉英，縛焦家父子，請降贖罪。故事曲折，內容生動。

廣 寒 圖

(胡琴)

四川省川劇院殘本
李 行 整理

人物：

湯 和	(小生)
湯 母	(老旦)
郭光卿	(花臉)
郭玉英	(花旦)
王四媽	(搖旦)
焦 廷	(小丑)
焦 美	(粉臉)
班 頭	(雜角)
差人甲	(雜角)
差人乙	(雜角)
朱元璋	(小生)
馬 盈	(小丑)
馬翠英	(旦)
莫副爺	(雜角)

家 院 (老末)

丫 头 (旦)

众衙役 (雜角)

众兵將 (雜角)

第 一 場

〔湯和上。

湯 和：(引)大丈夫洞明世事，

男兒漢頂天立地。

(詩)天下擾攘刀兵動，

四海英雄起如蜂，

文章似錦成何用？

棄文就武立大功！

湯和字鼎臣。定遠縣人氏，幼讀詩書，長習弓馬。可恨元順帝荒淫無道，民不聊生，豪傑四起。俺有心投附英傑，殄滅元室，為民除害，立功後世；怎奈老母多病，家境清貧，需我山中打獵奉養。不知母親今日病體如何？(向內拜請)孩兒拜請母親。

〔湯母上。

湯 母：(引)身無力緊扶竹杖，

顛巍巍步出草堂。

請娘何事？

湯 和：家中柴米將盡，兒欲上山打獵。不知母親病體如何，因此放心不下。

湯 母：比昨日輕鬆些了。我兒放心前去，只是須當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。

湯 和：兒知道。待兒收拾弓箭，即便前往。（湯和整頓弓箭）

〔郭光卿上。〕

郭光卿：（引）力拔山兮氣蓋世，

七尺昂藏一丈夫！

郭光卿。定遠人氏，日前劉福通有書到來，約我入伙，並托我物色英雄豪傑，共舉大事。我想本城東郊湯和，乃智謀武勇之士，他父在日，與某相交甚厚，因此今日去到他家，相邀一同前往。（走場）來此已是。湯和在家否？

湯 母：兒哪，門外有人叫你。

湯 和：來了。（開門）啊，原來郭叔父到了。請進！

郭光卿：（與湯母相見）尊嫂近來可好？

湯 母：承問了。

湯 和：叔父下臨，有何見教？

郭光卿：劉福通有書到來，約我共舉大事，特來相邀賢侄一同前往。

湯 和：侄兒久有此心；怎奈老母多病，家境清貧，我今去後，何人奉養？因此不敢從命，只好等母

親病体痊愈之后，再作打算。

郭光卿：賢侄既有这份孝心，暂时不去也罢。（想后）
老嫂子，弟有一言，未便啓齒。

湯 母：你我世交，情逾骨肉，客气怎的？有話請講。

郭光卿：小弟去后，只有小女玉英一人在家，实在放心不下。我有心想將她許与賢侄，一則小女托附得人，我亦无所牽挂，二則也可侍奉尊嫂湯藥；只是小女陋拙，恐非賢侄之匹啊！

湯 母：只要賢弟不棄我家寒微，真是求之不得啊！

郭光卿：賢侄之意如何？

湯 和：蒙叔父錯愛，小侄那有不願之理！

湯 母：如此，我兒去將广寒圖取來。

湯 和：是。（下，取圖复上）

湯 母：賢弟，我家徒四壁，无以为聘，這張广寒圖，乃是先祖遺物，虽然不足为貴，不过聊以为信耳。

郭光卿：（接圖）尊嫂太客气了。

湯 母：鼎臣，快来見過岳壻之礼。

湯 和：岳父請升受拜。

〔吹打，拜。〕

郭光卿：尊嫂，小弟投刘福通的事急，半月之內，即便擇期送小女过門。一切草草，还望原諒！

湯 母：如此甚好，賢弟不必过謙了。

郭光卿：小弟告辞了。

湯 母：鼎臣，代为娘一送。

郭光卿：不必了，尊嫂請便。

〔湯母下，湯和送郭光卿出門。〕

郭光卿：賢壻，为岳去后，只要大事順利，三五几月，立定基礎，軍中可以安頓家小之時，即差人前來接你母子，望賢壻勿再猶豫。

湯 和：只要岳父大事順利，軍中可以安頓老母，小壻一定見書即至。

郭光卿：一言为定。賢壻！

（念）聚會英雄謀起義。

湯 和：（念）但等岳父好音回！

〔分下。〕

第 二 場

〔郭玉英上。〕

郭玉英：（詩）昨夜東風過池塘，

吹落百花滿園香，

无心針黹心煩悶，

懶對菱花巧扮妝。

郭氏玉英。爹爹郭光卿，素懷大志，日前接得劉福通相邀書柬，不知何故，眉宇之間，似乎反而有些憂慮。少時相見，還須問過明白。

〔郭光卿上。

郭光卿：（念）困龍得云雨，

飛上九重霄！

郭玉英：爹爹万福。

郭光卿：免禮落座。哈哈！

郭玉英：爹爹近日以來，愁眉苦臉；今日歸來，却又如此高興，這是何故？

郭光卿：愁也愁的我兒，喜也喜的我兒。

郭玉英：這叫女兒更不懂了。爹爹何不明說？

郭光卿：只因劉福通有書到來，約父共舉大事。為父愁者：劉福通雖然有些勢力，畢竟基礎未穩，攜帶我兒一同前往，多有不便；不帶我兒前往，為父又實實放心不下。這才為父到湯和家中，已將我兒許與湯和。這一下，父無挂念，我兒又得佳婿，你叫為父怎的不喜，怎的不笑啊！哈哈！

〔郭玉英含羞低頭。

〔王四媽上。

王四媽：（念）天上母月老，

地上女冰人，

憑我三寸舌，

撮合美婚姻。

老身王四媽。本城焦美焦員外，有個兒子名

叫焦廷，是个監生，想娶郭处士之女玉英为妻，請我做媒拉絳。来此已是郭家，待我自進。(進內)見過郭爺有礼。

郭光卿：少礼。

王四媽：見過小姐有礼。

郭玉英：媽媽万福。

王四媽：哎哟！小姐如此客气，老婆子啥，莫福呀，莫福呀！

郭光卿：王四媽来此何事？

王四媽：特来与郭爺、小姐道喜的。

郭光卿：甚么喜？

王四媽：就是不說嗎，你老人家也是曉得的，我是干那一行的嘛！无事就不登三宝殿，老身此来啥，不消說是跟小姐做媒的呀！

郭光卿：我女兒有了人家了。

王四媽：啊？(搖頭)郭爺不要哄我老婆子，若有人家，那有連我都不曉得的呢！(嘮叨地)我曉得：郭爺莫得多的，就是玉英小姐一个女兒，差不多的人戶，莫說你不得放，就是我也不得提嘛。今天我來說的這門親事么，远了呢倒不敢說，是這定遠縣么，那就只有一，莫得二。論門第，有門第；論家資，有家資；論人品、才學么……也是天下少有啊！

郭光卿：（不耐煩）誰家那戶？

王四媽：提起此人么，本城之中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，真算得本城頭一個財神菩薩啊！家有良田萬畝，貨船千只，當舖十個，金銀、珠寶、街房無數，小姐過門啥，真是享不尽的榮華，受不尽的富貴……

郭光卿：究竟那家那戶？

王四媽：就是那東街上、衙門口、金舖左、當舖右的焦員外焦家。

郭光卿：莫非是那焦美？

王四媽：正是焦美焦員外，求我與他少爺焦廷焦監生撮合這段良緣。

郭光卿：（不屑地）嘿！嘿！他都要娶我的女兒羅！
（唱“西皮二流”）

我道你提的是那家那姓，
却原來是焦廷這個畜生，
王四媽你休得再展嘴勁，
我女兒郭玉英已許別人。

我兒已許湯和，王四媽勿庸多說了。

王四媽：湯和？（卑視地）唔，老婆子不信。郭爺，你何必拿湯和來推脫我呢？想那湯和，一個窮打獵的，莫說玉英小姐啲，就是我的女兒，也不會放給他。焦家這樣好的人家，也是郭爺啲，

換別个嘛，就是請我，我還不得去給他幫忙呢！

郭光卿：（不悅）老婆子，休再嘮叨！（唱）

提起了他父子令人憤恨，
通官府要橫豪魚肉細民，
慢道說我女兒業已受聘，
縱未有也不與鳥獸同群。

王四媽：噍！莫說老婆子多嘴的話，不允親算了嘛，怎麼罵起人來了呢？你也曉得焦家不是好惹的，要是我王四媽嘴巴不穩，把話給你帶到，噫！只怕“貓兒抓糰粑”——有點脫不到手啊！

郭光卿：（大怒）可惱！（唱“三板”）

老乞婆汝竟敢出言不遜，
狗仗人勢欺我貧，
叫乞婆快快與我滾！（留腔）

王四媽：啥呀？滾哪？千錯萬錯，媒人不錯嘛。你那個樣兒，凶神惡煞的，未必你還要打我嗎？

郭光卿：打你……污了爺的手。

王四媽：量你也不敢！

〔郭光卿氣極，打王四媽一耳光；王四媽大呼“打死人羅，喪命羅！”郭光卿復一脚踢她，她倒，王四媽遂閉目裝死。〕

郭光卿：(唱)打死你这狗賤人！(齐)

郭玉英：爹爹，王四媽不动了，弄出人命来，如何是好？

郭光卿：这样的人，死一个少一个，拖到后面去喂狗就是。

〔王四媽聞言大驚，一躍而起，惶惶逃下。〕

郭光卿：(怒犹未息)哼！

郭玉英：爹爹不用生气了。

郭光卿：哼！

(念)实实叫人气难休！

郭玉英：爹爹！

(念)莫將小事乱大謀！

〔同下。〕

第 三 場

〔焦廷上。〕

焦 廷：(引)虽然富貴隨身，

缺少美貌佳人。

(詩)自幼那會學文，

出錢捐个監生，

虽惹鬻門見笑，

落得親友奉承。

学生焦廷字直夫。出世之前，我那乖巧懂事

的“老雜毛”，就給我掙下了萬貫家產，害得學生吃、喝、嫖、賭用之不尽，真是樂哉悠哉！前日偶然得見本城郭光卿之女，美貌無雙，本得先與“老雜毛”說明，然後再去求親，又怕他羅哩八嗦，說啥子門戶不相當，老親爺脾氣壞，因此來了一個先發制人。從早命得媒婆王四媽前去說合，量無不成之理。這般時候，王四媽大約就要回來了，不免請出我那“老雜毛”，以便及早準備喜事。有請爹爹。

〔焦美上。

焦 美：（引）富貴一身輕，
有子萬事足。

何事？

焦 廷：閑暇無事，相請爹爹講論詩書的。

焦 美：啊！又是那卷、那篇呢？

焦 廷：不是那卷、那篇；有兩句書，不知你講不講得，今天要來考你一下。

焦 美：嘿，你娃娃倒有點樣子了。說嘛！

焦 廷：“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”

焦 美：啊！你的婚事羅，為父早已留意；只是一時未得適當的人家。

焦 廷：兒倒找着一家。

焦 美：哪家？

焦 廷：就是那郭光卿之女郭玉英。

焦 美：要不得！（唱“二流”）

郭光卿田无半塊一小販，
我家中金銀財寶堆如山，
縱然是比我高的不易選，
也要他門第身世兩并肩。

焦 廷：老漢呢！（唱）

只要他女兒好看，
那管他有錢无錢。

焦 美：（唱）他家貧富且不談，

郭光卿古怪刁鑽。

焦 廷：（唱）我只要他女兒作伴，

他脾气好坏，与我何干？（齐）

焦 美：唉，你这娃娃，怎么只要有好看的女子，一切
都不顧了啊！

焦 廷：这有啥稀奇呢！將心比己，要是你討婆娘，还
不是跟我一样嗎？

焦 美：嗯！

焦 廷：爹爹，我都已經命王四媽做媒去了，想必一說
便成。老漢，快与我准备喜事。

焦 美：你这奴才，怎么不先給我說一声呢？

焦 廷：这就叫“子代父勞”啥！

〔王四媽上。〕

王四媽：一路又怨又怪，駭得三魂不在，不是兩腿跑快，險些打破腦袋。（進門）見過員外、公子。

焦 廷：王四媽，你跑得这么气喘吁吁地，一定是姻親說成了，怕我等得着急，是也不是？

王四媽：那里啲！公子你不曉得：我去的時候，正好他父女兩個都在屋頭，我上前見禮，小姐還給我福了一福呢！

焦 廷：這樣說來，小姐對人十分和氣，很尊敬你呢！

王四媽：先倒還尊重，後來……

焦 美：後來怎麼樣？

王四媽：後來我提起你家的親事，把員外和公子夸了又夸，說了又說……

焦 美：他父女一定十分歡喜。

王四媽：歡喜？哼，他不允親事小，還說了員外、公子許多壞話呢！

焦 廷：啲！他說些甚么？

王四媽：請听哪！（唱“二流”）

我道是那家那姓，

却原是焦廷這畜生，

王四媽休再展嘴勁，

吾女豈嫁這样人！

焦 廷：啲，他竟敢罵我呀！

王四媽：慢道是公子啊，就是員外，他也罵了的呀！

(唱)

提起了你父子令人憤恨，
通官府要橫豪魚肉細民，
慢道說我女兒業已受聘，
縱未有也不與你們鳥獸同群。

焦 美：好了，好了，各人下去用膳去。

王四媽：多謝員外。(下)

焦 美：嗯，氣人！就是你这奴才，也不先與為父商量。看嘛，親事不成，反落一頓臭罵！

焦 廷：老漢呢，這些那些不說喲；想我兩爺子在這定遠縣中，誰不讓我三分？今日受了這場惡氣，傳揚出去，豈不被人笑話？喂，未必我們就罷了不成哪？

焦 美：豈有此理！我兒有何良策？

焦 廷：不难！我想目下鹽禁甚嚴，不如買通官府，認他販賣私鹽，拿他定罪不說，還要重課罰金。他若无錢繳納罰金，我再與官府通些關節，將他女兒發賣抵償，那時，美人豈不仍然落在我的手中么？

焦 美：嘿，你娃娃还不死心呢！

焦 廷：爹爹，這樣一來，氣也出了，人也得了，這是一舉兩得之計！

焦 美：好，一切由你，照計而行。郭光卿哪，匹夫——

焦 廷：你才認得到我呢！

〔同下。〕

第 四 場

〔班頭帶差人甲、乙上。〕

班 頭：奉了縣爺令，捉拿郭光卿。弟兄們，郭光卿本事了得，還須小心在意。走！

〔同下。〕

郭光卿：（在內，唱“倒板”）

父女們急忙忙——

郭玉英：（在內接唱）

逃出城外！

〔郭光卿、郭玉英上，邊唱邊走。〕

郭玉英：（接唱，轉“三板”）

湯郎家中去躲禍災。

郭光卿：（唱）一定是焦家父子相陷害，

郭玉英：（唱）若不然怎會禍從天上来。

郭光卿：（唱）我本得提刀去把仇人宰，

怕的是累及我玉英女孩。

郭玉英：（唱）慌不擇路氣喘喘，

郭光卿：（唱）賢婿快快把門開！（拍門）

湯和！賢婿！開門！

〔湯和上。〕